

陈忠实自己是如何看待《白鹿原》的

“遗稿”《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揭晓个中创作奥秘

■本报记者 许畅

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长篇小说《白鹿原》，问世20多年来被读者和评论界反复提及。去年离世的著名作家陈忠实自己又如何看待这部“垫棺做枕”的代表作？陈忠实“遗稿”《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在最近出版的《南方文坛》刊出，这也是他关于《白鹿原》创作背景的较为系统完整的论述，颇具文学价值与文献性。

“全文5600字，忠实先生成稿于2009年。最近我整理电脑重新找出来。”评论家、陈忠实文学馆馆长邢小利昨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透露。他在电脑里发现存有兩個版本，除了全文版，另一节选版近1400字，曾发表在201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选刊》特刊第11卷。全文版2009年译成英文版后，曾刊发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编辑出版的《中国图书》（英文版）冬季刊。“陈先生一直习惯用笔写，不会电脑打字，所写文稿，部分由白鹿书院工作人员根据手稿敲成电子版，陈先生校对无误后，确定下来的文稿电子版由我发给相关用稿单位或机构。”邢小利说，但中文全文版此次属首次发表。

评论家张燕玲说，《白鹿原》出版后，陈忠实对于“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的论述，过去虽散见于他生前的部分创作谈和访谈中，但最为集中的阐述还是出现在这次首发的全文版中。文章从小说立意、人物塑造、叙事风格、语言推敲等诸多细节着手，倾吐了陈忠实在创作中历经的种种“冒险”与惊喜。

对社会生活理解和开掘的深度，决定了文学作品的“成色”

作为一部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白鹿原》铺陈出中国农村生活的辽阔画卷，字里行间涌动着作家的艺术追求与美学探索。自199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后，小说《白鹿原》出版重印了多个版本，迄今累计发行逾200万册，并获得茅盾文学奖。近些年，小说连续被改编成舞台剧、话剧、秦腔、电影、

电视剧等多种艺术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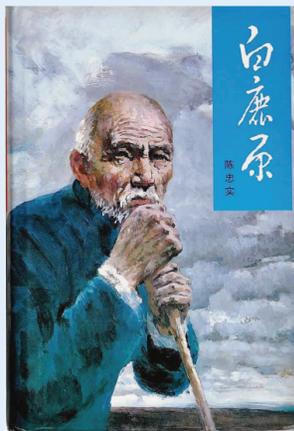
这部经典何以经得起不断深挖与延展？从陈忠实的不难发现，他意识到，生命经验对创作的重要性，换言之，一位作家能否从外在的生活经验表象，进入到生命内在的心理体验、情感体验以及思想升华，决定了其作品的力度和“成色”。陈忠实打了个比方，这种进阶，如同生命形态蚕茧里的“蚕蛹”羽化成“飞蛾”，其中关键的是心

灵和思想的自由，以及对社会生活理解和开掘的深度。

少了这层羽化，哪怕是两部题材相近的作品，也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艺术气象。陈忠实1985年底完成中篇《蓝袍先生》后，一直在酝酿构思《白鹿原》，但他苦于难以突破穿透“这道太过沉重的原”。他预感原上有无尽蕴藏值得去追寻，但体验的深浅，制约着独特经验的把握，不断取舍和聚拢后，

“文化心理结构”学说带给陈忠实启发。

何不将这地理概念上古老的原，具象为一个名叫白嘉轩的人？解构透视出白嘉轩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让陈忠实有一种“豁然开朗的兴奋和痛快”，他努力从人物文化心理上，拿捏白嘉轩、朱先生、孝文、黑娃等主要人物的气息，他们的坚守与摇摆，面对冲击的变异与平衡，让白鹿原的漫漫历史最终在纸上“活”了起来。



▲1993年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原》出版，图为该书第一版。（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

▲今年上半年播出的同名电视剧《白鹿原》中，演员李沁饰演田小娥。图为剧照。

身为陈忠实生前同事，邢小利重温这篇创作谈全文时不禁感慨：如今回看，忠实先生对《白鹿原》的热烈激情仍洋溢其间，比如他写道：“1988年4月动笔，到次年元月完成，刨除暑期近两个月的停笔，《白鹿原》实际写作时间只有八个月，这大约是我自专业创作以来写作量最大的一年，也是日出活量最高的一年。这年过了一个好春节，心头的鼓舞和踏实是前所未有的”。

写作者需擅调动多种语言魔法，去适应不同故事框架

“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白鹿原》开篇，就拥有让人过目不忘的遣词造句——人物、情节、时间的重新整合，在简短概括中张力十足。读者借此游入，沉醉于陈忠实恣肆的语言汪洋。

为了在40万字中装下白鹿原的风云际会，陈忠实决定用叙述语言来完成这部作品。他发现，写作者要善于调动多种语言魔法，从而适应不同的故事框架。比如《白鹿原》多用叙述语言，“一句凝练的形象准确的叙述，如果换成白描语言，可能要用五到十倍乃至更多的篇幅才能完成，而其内在的纯粹文字魅力却不在了。作家获得一种言说和表达的自由，才能恣意纵横而游离各个人的气脉，使作者的语言智慧得以展示，充分饱满而又不过不及，废话就不可能落到某个人物身上。”

陈忠实说过，作家倾其一生的创作探索，说白了，就是“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找到了，作家的独立个性就彰显出来，作品风格也得以呈现。他在文中以鲁迅小说为例，《阿Q正传》和《祝福》的语言形态截然不同，《狂人日记》《药》《在酒楼上》也都气象各异。

“不同文化心理结构的人物，直接影响到作家的语言选择。用写阿Q的文字无法写祥林嫂，用写祥林嫂的语言也写不成酒楼上的男女。”陈忠实总结道：作家面临不同质地和性情的写作对象时，选择最恰当的语言形式，大抵就是创造。这对当下的文学创作依然颇具启发。

由同名漫画改编的真人电影《银魂》正在上映，在同类作品中口碑出挑——

解码二次元电影现状的生动范本

■本报记者 张祯希

有人将这这几天的银幕定义为《敦刻尔克》与《银魂》的天下。这两部同时定档9月1日的电影，一部聚焦二战，改编自“敦刻尔克大撤退”这一真实历史事件，一部改编自人气动漫，讲述的是脑洞大开的虚构故事。这个正面对撞的有趣局面，正是当下文化产业三次元与二次元审美并存的缩影。

到目前为止，《银魂》票房为6087万元，虽然与《敦刻尔克》超两亿元的票房有明显差距，但对于尚属小众的二次元电影来说，依旧是不错的成绩。况且在同类别影片中，《银魂》的口碑十分出挑，在挑剔的豆瓣网上也获得了7.5分的成绩。今年虽是“漫改真人”大年，但能得到动漫原著粉丝认可的改编屈指可数，这就让《银魂》成为一个解码二次元电影现状的生动范本。

更何况，当二次元消费成为一种需要跨越经验与欣赏门槛的“圈子文化”，如何打破“次元壁”，便成为真人版《银魂》挑起的重要话题。

高度还原的质感演绎“漫改真人”

真人版《银魂》最大的成功在于其对动画版本的忠实还原，这不仅体现在演员造型与动画场景的高度还原上，还传递出了原著别具一格的精神价值。

《银魂》本是漫画家空知英秋于2004年连载至今的一部漫画，其大背景是日本江户时代末期，呈现的世界却是天马行空的：被称为“天人”的外星人来袭地球，人类成了“二等公民”。在这个虚拟世界里，古装与现代装备齐飞，奇形怪状的“天人”在各类场合频繁出入，古代街道里有超市、夜总会、游戏机房甚至还有人工智能。主人公坂田银时开了一家专门帮人解决各类问题的“万事屋”，与员工神乐和新八过着懒散又折腾的生活。

作品的背景中就透出浓浓的二次元味道，这增加了真人演绎的难度。也正因此，《银魂》曾被日本读者票选为“最不想被真人化的作品”榜首，在公布真人版计划时，也遭遇巨大争议。但从如今的效果看，几位主人公高度还原的演绎反倒成为影片的一大亮点。与《火影忍者》《海贼王》等以往一批日本主流漫画中的热血男主不同，《银魂》的主人公银时吊儿郎当，胸无



《银魂》曾被日本读者票选为“最不想被真人化的作品”榜首，在公布真人版计划时，也遭遇巨大争议。但从如今的效果看，几位主人公高度还原的演绎反倒成为影片的一大亮点。图为该片海报。

大志，最大喜好就是瘫在家里看漫画杂志以及摄入糖分，拖欠房租是家常便饭。但这个人又不时不失漫画人物的精髓——他有担当、心软、重感情、十分强大，且关键时刻绝不掉链子，是“深藏功与名”的最佳代言人。要演好这样一个“双面”角色并不容易，要豁得出去，也得收得回来，不然不靠谱的外在与靠谱的内里一旦脱节，人物性格的最大卖点反而会成为“槽点”。在电影中，银时由日本男演员小栗旬主演，他出演过包括《流星花园》《鲁邦三世》《名侦探柯南》在内的多部“漫改真人”，古装与现代装备齐飞，奇形怪状的“天人”在各类场合频繁出入，古代街道里有超市、夜总会、游戏机房甚至还有人工智能。主人公坂田银时开了一家专门帮人解决各类问题的“万事屋”，与员工神乐和新八过着懒散又折腾的生活。

作品的背景中就透出浓浓的二次元味道，这增加了真人演绎的难度。也正因此，《银魂》曾被日本读者票选为“最不想被真人化的作品”榜首，在公布真人版计划时，也遭遇巨大争议。但从如今的效果看，几位主人公高度还原的演绎反倒成为影片的一大亮点。与《火影忍者》《海贼王》等以往一批日本主流漫画中的热血男主不同，《银魂》的主人公银时吊儿郎当，胸无

入了《海贼王》中的恶果果实，《风之谷》中的飞机等元素，如此恶搞其他作品，让片中人物也开始吐槽起来：“这样真的不侵犯版权吗？”成功引爆笑点。

二次元世界与“情怀消费”的因果相缠

近年来，由动漫、游戏以及轻小说组成的虚拟二次元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消费分支，也形成了一套与传统文艺作品截然不同的情感表达与叙事逻辑。走上传统大银幕的二次元电影便成为一个比较尴尬的门类——一方面，作品需要保持特色，对得起作为主流消费群体的“原著粉”；另一方面，登上大众平台，又意味着作品要有服务普通受众的意识。

其实，二次元电影并非没有同时圈地动漫粉丝与普通观众的可能性，因为真正打动动漫粉丝心灵的往往是作品体现的精神内涵，而这种精神价值又包含着创作者对于大时代与人们生活处境的思考。仅仅将著名动漫名字作为一个圈粉的宣传“噱头”，加入自以为万能的电影模式化套路，却将原著的动人时代思考丢于一旁，这种买椟还珠式改编正是不少二次元电影在口碑与市场双双折戟成沙的更深层次原因。比如今年上映的《攻壳机动队》真人版，仅仅照抄了同名动画的人设与发生背景，却用好莱坞

的英雄叙事高唱人性的凯歌，粗暴遮蔽了原作对人工智能的辩证性思考。改编者似乎没有意识到，原著者当年对于电子时代来临后，人与机器的界限逐渐模糊的畅想性思考，恰恰击中了当下的时代焦虑，而唯有这种内涵的展现才能够真正打破“次元壁”。

回到《银魂》。原作者空知英秋塑造的这个在天马行空的半架空世界里的懒散傲娇的“非典型英雄”形象之所以能够打动一代动漫迷，也正是因为其击中了青少年对于英雄的定义以及与世界相处方式的“时代变奏”。银时经历了恩师被杀以及驱赶“天人”的血腥过往，成为了一个安于平凡岁月的人。没有豪迈的理想，只是心存责任与善念，过好每一天。这恰恰契合了当下青少年在审美上日渐回归现实生活，对不切实际的少年热血漫画的审美疲劳与反思情绪。在这一次的真人版中，恰恰展现了这样的思考维度。当幕后黑手，银时童年的玩伴质问时，为什么还要留恋这个带走挚爱导师，让自己失望的世界时，银时回答，因为有我喜欢的巧克力芭菲，还有要守护的人。这一刻成为电影略冗长的后半段中点睛的瞬间。回归日常的琐碎与责任，才是真人版《银魂》打破“次元壁”的钥匙。

快评

段子手的流行是商业化的消费潮流

——从彩虹室内合唱团新作和“我们是谁”六格漫画说起

周静

尽管段子手的戏仿手法、娱乐指向以及对流行的敏感度并不直接接触现实，但也是对现实的真切反映。也许这种戏仿趣味的流行能标识出当代年轻人的感受力，将理智和情感大量投放到趣味和风格的创造上的同时，也适应商业化的消费潮流

不久前，“神曲”频出的彩虹室内合唱团又出新作《水库》：虽然，主歌副歌毫无联系，我不管，我就是耍耍嘴皮子。当严谨的技术派段子手说“灵感都是扯”，广州站巡演现场一片会心的笑：嗯嗯，是这样的，水库当夏成爽好歌！巡演第二天，新歌被推送到网上，网友听众们也笑嘻嘻：真是越唱越像段子手了，好喜欢！

是的。当段子普遍存在于流行文化领域时，做一个段子手，就成为娱乐大众，或者说亲近大众的有效手段。段子手是讨人喜欢的，会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态度和意味隐藏得很好。这种隐藏方式看上去有点一本万利：他们和自己正在调侃的人或事站在一起，不会显得更高明，用感同身受的立场维持善意正好。哪怕明明是存心编排了，也要一本正经地保持摸不着头脑的懵圈样。虽然有点揭着明白装糊涂，却能将“反崇高”控制在讨人喜欢的分寸上，既不冒犯自尊也是尊重他人。由悦人悦己的社交原则观之，段子手的讨喜倒无可厚非。

段子是写给知音的，不负责阐释笑点的来龙去脉，甚至抵制传达新见，其新意更多是上下文情境之新，而非意味之新。说和听的默契好比选看一部类型化电影，是有预期的。说段子的要讨听段子的喜欢，有点像姜太公钓鱼，身段绝不可高也绝不可低。包袱抖出来之前的各种卖弄，恰是段子手的诚意，听段子的认同这种讨喜，也就包含这些卖弄。

写段子是戏作，既然段子不讲深意，只求趣味，那么言与意的落差越大，效果越好。其收放功夫背后有一法门：严肃地说不严肃之事，或者反过来，不严肃地说严肃之事。段子手对标签附身的束缚特别敏感，拒绝被定义。只从技术上看，聪明的段子手懂得左右互搏之义：形式规矩越多，内容的张力越大；内容越碎片化，形式越要做得专业而严谨。比如，用内部体系精密

的合唱形式再现年轻人生活里的各种尴尬琐事，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基本落差就存在了，段子的戏谑余地就大了。当严谨的技术派段子手说“灵感都是扯”，大概有人觉得这话太粗糙，那么看看最近流行的内容填空“我们是谁”六格漫画：一个燃点级别的段子，其结构模型必能容纳各式各样的心理落差，促发各人各怀的笑点痛点。

好段子会显得浮夸，毕竟是在用尽力气表现鸡毛蒜皮之事，以精细的形式感对冲“熊孩子”的现实感。在注意力经济时代，有闲的弱者大胆打开了扩音器，同时声称“真诚娱乐大家”，以掩饰得失之虑，浮夸是他们的面具。如果适当放大一些，拿当代艺术的色卡对比，段子的浮夸风与颓废美感的色系有重合之处——很精致又很无聊。王尔德浮夸地说，艺术的真理就在于它的对立面也是真实的，他并非在说艺术多么宽容，而是交出了戏仿的审美趣味的钥匙。因此如果用现实主义审美价值来批评段子手的戏仿态度，恐也不合适。不妨宽容地认为，尽管段子手的戏仿手法、娱乐指向以及对流行的敏感度并不直接接触现实，但也是对现实的真切反映。也许这种戏仿趣味的流行能标识出当代年轻人的感受力，将理智和情感大量投放到趣味和风格的创造上的同时，也适应商业化的消费潮流。

在趣味认同上，好胃口是好事，自律也是必须的。比如既能忙于写流行的和商业的作品养活乐团，又能对创作表达内心体验和追求的作品保持热情，可能对好趣味的段子手来说，这两个方向上的创作堪比跨界，但两者也可以是异曲同工或互不偏废。一个创作者应该理解，这些看上去琐碎的现实正是他理想精神的息壤，而他需要努力想办法在创作中对二者进行平衡。他也不可能不活：如果只有段子手的戏仿这一手活儿，恐行不远。

（作者为浙江省社科院副研究员）